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三卷 巧書生金鑾失對

紗籠自可為丞相，金紫難加薄命人。 風送滕王雷碎石，難將天意等閒陳。

話說人生富貴窮通，自有定數。詩中第一句是李藩的故事。李藩初在節度使張建封門下，張建封鎮治徐州，奏李藩為判官。那時新羅國有個異僧，善能相人。張建封叫這異僧遍相幕下判官道：「這若干判官之中，異日可有為宰相者否？」異僧相了一遍，道：「其中並無一人可為宰相。」張建封道：「我妙選賓僚，豈無一人可為宰相者乎？」急召李判官來。李判官一到，異僧便降階而迎，對張建封道：「這位判官是紗籠中人。」張建封道：「怎生是紗籠中人？」異僧道：「陰府中凡是做宰相之人，其名姓都用紅色紗籠護住，恐世上人有所損傷。」張建封甚以為異。後來李藩果然做到宰相，這不是天生的貴人麼！第二句是王顯的故事。那王顯與唐太宗皇帝有嚴子陵之舊，極是相知，幼年曾掣禪為戲、奪帽為歡。王顯年紀大如太宗數歲，一生蹭蹬，再不能做官。太宗未遇之時，嘗取笑他道：「王顯老大，還不結個繭子。」後來太宗做了皇帝，王顯謁見，奏道：「臣今日可作繭否？」太宗笑道：「未可知也。」召其三子到於殿廷之上，授以五品官職，獨不加王顯爵位。王顯不平道：「怎不加臣官職，豈臣反不如三子乎？」太宗歎道：「卿無貴相，朕非為卿借一官也。」王顯又道：「朝貴而夕死可矣。」那時僕射房玄齡在側，啟奏道：「陛下與王顯既有龍潛之舊，何不試與之，又何必論其相之貴賤？」太宗只得封他三品官職，取紫袍金帶賜之。王顯謝恩而出，方才出朝，不覺頭痛發熱起來，到半夜便已嗚呼哀哉了。太宗歎息道：「我道他無福，今果然矣。」這不是天生的賤相麼！「風送滕王」是王勃的故事。王勃六歲能文，十三歲同父親宦游江左，舟泊馬當山。忽然見大門當道，榜曰「中元水府之殿」。王勃登殿瞻禮已畢，正要下船，忽遇一老叟坐於石磯之上，與王勃長揖道：「子是王勃否？」王勃驚異。老叟道：「來日重陽，南昌都督命作《滕王閣序》。子有清才，何不往賦，取彼重禮？」王勃道：「此去南昌八百里，今日已是九月八，豈能飛渡？」老叟道：「這事甚易，吾當助子清風一陣。」王勃道：「叟為何神？」老叟道：「吾中元水府君也。」說畢，便起清風一陣，八百里一夜送到南昌，賦了《滕王閣序》，取彼重禮而歸。自此王勃才名佈滿天下，所謂「時來風送滕王閣」者，此也。那「雷碎石」是張鎬的故事。張鎬與范文正公極其相好，家道貧窮，范文正公每每贈以縑帛金銀之物。爭奈贈者有限，貧者無窮，錢財到手，如湯澆雪一般消化。張鎬要進京，缺少盤費，范文正公思量得一主無礙錢財，卻是唐時顏魯公寫的《薦福碑》，每一紙價值數千貫錢。范文正公叫人備了紙墨，要摹拓數千張與張鎬為進京之費，先一日打點得端正，不期夜間風雨大作，一個霹靂，將這《薦福碑》打為數段，所謂「運退雷轟薦福碑」者，此也。

據這四個故事看將起來，可見世上富貴貧窮之事，都是上天作主，一毫人力勉強不得。只看宋仁宗事，便知端的。宋仁宗御於便殿，忽有二近侍在殿側爭辯，聲聞御前。仁宗召到面前問道：「汝二人爭辯恁的？」一個說「人生貴賤在命」，一個說「人生貴賤在至尊」，因此爭辯。仁宗暗暗道：「朕為天下之主，貴賤貧富，都由朕付與。朕若要貴此人，便可位極人臣；朕若要賤此人，便立見原憲、范丹之窮。怎生說由上天作主？將朕這個座位兒，卻說得不值錢了。」心中不得意這個說命的人，就把案上二小金盒子，各書數字，藏於中道：「先到者，保奏給事，有勞推恩。」封閉甚密，先叫這個說貴賤在至尊的，捧了一枚金盒到內東門司；待這人去了半日，料他已到東門司，方才又叫那個說貴賤在命的，捧了一枚金盒而去。過了半日，那內東門司保奏後來說命的這人推恩。仁宗大驚，問其緣故。原來先前去的這人，到半路上猛然跌了一交，行走不動，反是後來的先到，因此保奏推恩。仁宗皇帝大加歎異道：「果然由命不由人。朕為天子，尚且不能以富貴與人，何況其他！」這般看將來，真是：

世上萬般都是命，果然半點不由人。

說話的，我且問你：「設使仁宗再叫此人去，難道不做了不成？」總之畢竟勉強，不是自然之事。在下這一回故事，說「巧書生金鑾失對」。未入正回，先說一個意外之變的，做個引子。

話說天順年間，江西崇仁縣一人姓吳，名與弼，字子傅。其人有濟世安邦之策，經天緯地之才，學貫古今，道傳伊洛，隱於畝畝，躬耕自得。宰相李賢知其懷才抱異，奏聞天順爺。天順爺好賢禮士，即准其奏，遣行人一員，齎著東帛敕書，徵聘吳與弼到京，加官進爵，將隆以伊、傅之禮。吳與弼同行人到於京師，天順爺命次日御文華殿召對。吳與弼知聖意隆重，要把生平懷抱盡數傾瀉出來，一則見不負所學之意，一則報聖上知遇之恩。便預擬數事，指望面奏，胸中正打點得端端正正，夜宿朝房之中，將頭巾掛在壁上。不期睡熟起遲，正是早朝時候，急急忙忙，壁上除下這頂頭巾，也不暇細看，將來戴在頭上。走到文華殿，那時文武班齊，專待吳與弼來敷陳王佐之略。吳與弼拜舞已畢，天順爺玉音詢問再三，吳與弼俯首不能占對，當下宰相李賢在旁催促，吳與弼勉強掙一句，答道：「容臣出外草疏奏上。」其聲又甚是低小。說完，不過再三叩頭而已。天順爺甚是不滿其意，遂命內臣送至左順門。諸朝士並李賢一齊走來，問吳與弼道：「此時正是敷陳之時，如何竟無一言，豈是聖上召對之意？」但見吳與弼面紅紫脹，雙眉頓蹙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急急將頭巾除將下來一看，原來頭巾內有一個大蠟子，問對之時，正被此物一尾鉤整著，疼痛莫當，所以一句答應不出。李賢同吳與弼一齊驚歎。你道此物真個作怪騷擾，可的鑽在頭巾之內，正當召對之時，整上一尾，可不是鬼神莫測之事。況天恩隆重，千古罕見，若一一敷陳，必有可觀，豈不為朝廷生色、處士增光？不知有多少濟世安邦之策，匡王定國之猷。吳與弼遭此一整，一言不能答對，自覺慚愧，有負聖主求賢之意、宰相薦賢之心，曉得命運不濟，終是山林氣骨，次日遂堅辭了左春坊、左論德之命。天順爺又命李賢再三挽留，吳與弼具疏三辭。天順爺知挽留不得，賜敕褒美，命有司月給米二石，遣行人送歸鄉里，一以見聖主之隆賢，一以見吳與弼之知命也。正是：

命運不該朱紫貴，終歸林下作閒人。

不要說不該做官的，就是該做官的，早不早一日，遲不遲一日，也自有個定數。話說宋朝隆興年間，永嘉府一人姓甄，雙諱龍友，自小聰明絕人，成人長大之後，愈覺聰明無比，飽讀儒書，九流三教無所不能，口若河懸，筆如泉湧，真個是問一答十、問十答百。就是孔門顏子見了，少不得也要與他作個揖，做個知己，若是子貢見了，還要讓他個先手，稱他聲「阿哥」。果是：

包含天地謂之秀，走筆成章謂之才。

方才不愧「秀才」二字，更兼他談諧絕世，齒牙伶俐，難他不倒，說他不過，果然有東方朔之才，具淳於髡之智。正是：

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。

話說那甄龍友如此聰明，如此才辯，那功名二字，便是他囊中之物，取之有餘，用之不窮，早要早取，晚要晚取。爭奈那八個字上，甚是不利，家道貧窮，一畝田地也無。果然是：

渾身是藝難遮冷，滿腹文章不療饑。

少年有父母的時節，還是父母撐持，不意二十歲外，喪門、弔客星動，兩月之間，連喪雙親。甄龍友守著這個空空的窮家惡業，好生難過。虧他挨過三年，喪服已滿，幸得父母在日，娶得一個妻子葛氏，這葛氏甚是賢惠。大抵窮秀才，最要妻子賢惠，便可以無內顧之憂，可以縱意讀書；若是妻子不賢惠，終日要料理家事，愁柴愁米，凡是米鹽瑣碎之事，一一都要經心，便費了一半讀書工夫，這也便是苦事了。甄龍友妻子賢惠，不十分費讀書工夫，也是便宜之處。但家道極窮，究竟支撐不來。你道一個極窮的人，本難過活，又連喪了雙親，豈不是苦中之苦、窮外之窮？始初便勉強撐持，靠著妻子績麻度日，後來連續麻也救不及了。從來道，人生世上，一讀了這兩句書，便有窮鬼跟著，再也遣他不去。龍友被這窮鬼跟得慌，夫妻二人計較道：「如此貧窮，實難存濟，不如開起一個鄉館來，不拘多少，得些束脩，將來以為日用之費，強如一文俱無，靠績麻過日，有一餐沒一餐的。」甄龍友道：「吾妻言之甚是有理，但我這般後生年紀，靠做鄉學先生過日，豈是男兒結果之場？」葛氏道：「目今貧窮，不過暫救一時之急，此是接

濟之事，豈是結果之場？況做鄉學先生，雖不甚尊，還是斯文體面，不曾損了恁的。」甄龍友一生好為戲謔之語，便道：「昔老儒陳最良說得好，要『腰纏十萬，教學千年，方才貫滿』。這齋村學錢不知攢了幾年，方才得有受用哩。」遂依葛氏之言，寫了一張紅紙，貼於門首道：「某日開學，經、蒙俱授。」過了數日，果然招集得一群村學童，紛紛而來。但見：

一群村學生，長長短短，有如傀儡之形；數個頑皮子，吱吱哇哇，都似蝦蟆之叫。打的打，跪的跪，哭啼啼，一殿閻王拷小鬼；走的走，來的來，亂嚷嚷，六個惡賊鬧彌陀。吃飯遲延，假說爹娘叫我做事；出恭頻數，都雲肚腹近日有災。若到重陽，彩兩朵黃花供師母；如逢寒食，偷幾個團子奉先生。

話說甄龍友教了數十個村孩童，不過是讀「趙錢孫李」之輩。後來有幾個長大些的，讀《論語》，甄龍友教他讀到「郁郁乎文哉」，那村孩童卻讀作「都都平丈我」。甄龍友幾番要他讀轉「郁郁乎文哉」，村孩童再三不肯道：「原舊先生教我讀作『都都平丈我』。」甄龍友只得將他來打了幾下。村孩童哭將回去，對父親道：「先生差讀了書，反來打我。」父親大以為怪，說先生不會讀書，不曾識字，怎生把「都都平丈我」差讀作「郁郁乎文哉」，是一字不識的村牛，怎好做先生誤人家兒子？因此叫眾學生不要去從這個不識字的先生。這一群學生就像山中猴孫一般，都一哄兒散了。甄龍友大笑，提起筆來，做四句口號道：

「都都平丈我」，學生滿堂坐。

「郁郁乎文哉」，學生都不來。

又做四句道：

世情宜假不宜真，若認真來便失人。

可見世間都是假，一升米麥九升塵。

話說甄龍友自失散村學童之後，沒得猴孫弄，夫妻二人計較道：「不如出外穿州傍府，干謁王侯，以圖進取之計。或去謁見欽差識寶苗大人，得他些分例錢資助也好。」探聽得兵部尚書宇文價是父親故交，正在得時之際，盡可吹噓進步。遂整頓行裝，不免將破衫衿破骨捶挑洗起來，要望臨安進發。正是：

欲盡出遊那可得，秋風還不及春風。

話說甄龍友別了葛氏，取路到於臨安地面，尋個店家，安頓了行李，把破衫整了一整，到兵部尚書門首，投遞了名帖。宇文價見是故人子，又聞他廣有才名，心中甚喜，倒屣而迎，待以茶酒，遂談論了半日。甄龍友搔著癢處，不覺傾心吐膽，出經入史，詞源滾滾，直說得宇文價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甄龍友見宇文價得意，一發說得驚天動地。那宇文價是個重賢之人，見甄龍友大才好學，遂深相敬重，引為入幕之賓，就留他住於宅子之內讀誦書史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頻添少，話若投機不厭多。

話說甄龍友有了這個安身之地，便放心放膽，就寫封家書回去，寄與妻子免得記念。那妻子拆開書來看了，知得丈夫有了安身之處，放落了這條腸子，自在家間續麻過日不題。卻說宇文價得了甄龍友，言無不合，結為相知契友。那甄龍友與宇文價談論之暇，便日日遊於南北兩山之間，凡庵觀院宇，無不遊覽，以暢其胸中之氣。有興的時節，便提起筆來，或詩詞贊頌，題於壁子之上。一日，走到大石佛寺觀看，那石佛寺像，原是秦始皇纜船之石。宋宣和年間，僧人思淨未曾出家之時，見了此石禱祝道：「異日出家，當鑿此石為佛像。」後來出家妙行寺，遂鑿此石為半身佛像，飾以黃金，構為殿宇，遂名為大石佛寺。甄龍友來到此寺，一進山門，看見四大金剛立於門首。提起筆來集《四書》數句，寫於壁上道：

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闕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

走進殿上，參了石佛，又提起筆來做四句道：

菩薩低眉，所以慈悲六道；

金剛努目，所以降伏四魔。

寺中和尚因見他寫作俱高，就留他素齋延款，談論些佛法大意。甄龍友又似搔著他的癢處一般，說了《金剛》，又說《楞嚴》；說了《圓覺》，又說《華嚴》，卻似個積年登壇講經的老和尚一般。寺僧甚是敬重。正在談論之際，壁角邊忽然走出一隻雌雞來。甄龍友見了，問這和尚道：「怎生寺中畜養雌雞？」和尚道：「是老師父吃藥，要雞子蒸藥吃。」甄龍友道：「我生平不喜吃齋把素，上人何不殺此雞為饌。」和尚道：「相公高才，若做一篇好頌，貧僧便殺雞為饌。」甄龍友道：「此亦何難。」因走筆而成一篇頌道：

頭上無冠，不報四時之曉。腳跟欠距，難全五德之名。不解雄先，但張雌伏。汝生卵，卵復生子，種種無窮。人食畜，畜又食人，冤冤何已！若要解除業障，必須割去本根，大眾煎取波羅香水，先與推去頭面皮毛，次運菩薩慧刀，割去心腸肝膽。咄！香水源源化為霧，鑊湯滾滾成甘露，飲此甘露乘此霧，直入佛牙深處去，化生彼國極樂土。

甄龍友做完這篇頌子，寺僧看了大樂道：「難得此頌，死亦無憾矣。」遂殺雞為供，賓主極歡而散。

那時西湖上有個詩僧，名喚惠崇，自負作詩，有「河分岡勢斷，春入燒痕青」之句。甄龍友道：「這和尚好偷古人詩句，『河分岡勢』是司空曙的詩，『春入燒痕』是劉長卿的詩，盡將古人詩句偷來，還自負作詩，豈不可笑！」遂作詩一首以嘲笑道：

河分岡勢司空曙，春入燒痕劉長卿。

不是師偷古人句，古人詩句犯師兄。

又有一個閩人修軫，以太學生登第，榜下之日，娶再婚之婦為妻。甄龍友在宇文價座上飲酒，眾人一齊取笑此事。龍友就做只《柳梢青》詞兒為戲道：

掛起招牌，一聲喝采，舊店新開。熟事孩兒，家懷老子，畢竟招財。當初合下安排，又不

是豪門買呆。自古人言，正身替代，現任添差。

又有一個孫四官娶妻韓氏，小名嬌娘。這嬌娘自小在家是個淫浪之人，與間壁一個人通姦。孫四官兒娶得來家，做親之夕，孫四官兒上身，原紅一點俱無，雲雨之間，不費一毫氣力。孫四官兒大怒，與嬌娘大鬧。街坊上人得知取笑。甄龍友做只詞兒，調寄《如夢令》：

今夜盛排筵宴，准擬尋芳一遍。春去已多時，問甚紅深紅淺。不見，不見，還你一方白絹。

眾人聞了此詞，人人笑倒。那時聖駕饗景靈宮，太學、武學、宗學諸生都在禮部前迎接聖駕。甄龍友聞知聖駕到來，諸生迎接，特特走去一看風景。那太學中有的諸生，年久歲深，不得出身，終年迎接聖駕，歲靡朝廷廩祿。龍友又做了十七字詩以譏諷道：

駕幸景靈宮，諸生盡鞠躬。頭烏衣上白，米蟲。

此詩傳聞開去，人人說甄龍友輕薄，都稱他為永嘉狂生。

那時臨安有個呆道僧，衣衫藍縷，似瘋狂模樣，卻能未卜先知，始初說一兩句話，竟不可解，後來都一一靈驗，以此人人尊信他。一日在宇文價座上，宇文價指甄龍友與呆道僧道：「你看此人日後如何？」呆道僧道：「甚好才氣，可惜蹭蹬。目下紫微帝星正照本身，當有非常之遇，究竟遇而不遇，直到十二年，那時兩重紫微帝星照命，不遇而遇。仍藉相公之力，半生富貴到底。」甄龍友聞之，也不將來作準。一日出遊西湖，到天竺寺，參拜觀音菩薩，一時高興，就集《詩》四句作贊於東壁上，道：

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

贊罷，同二三朋友，到於酒店之內，飲酒作樂，直至日暮而回。

不說甄龍友題贊於東壁之上，且說孝宗皇帝，好賢禮士，每到大比之年，下詔前一日，便捧詔焚香，禱告天地道：「朝廷用人，別無他路，止有科舉。願天生幾個好人，來輔國家！」及進殿試策題，臨軒唱名，必三日精禱於天，所以那時人才甚盛。還有科舉之外，另行拔擢，或是德行孝廉，或是詩詞歌賦，或是應對得好，或是薦舉，或是一材一藝之長，不拘一格。加官進爵，功名之路寬廣，因此人人指望。只有一著，那孝宗天縱聰明，萬幾之暇，廣覽詩書，有時召對，或問聖經賢傳，或問古今學問事體，若對得來的，便就立刻官爵榮身。那時一個待問官姓木，名應之。孝宗一日問他道：「木姓起於何時？」木應之一時答應不出。孝宗道：「端木，本子貢之姓，後來有木元虛者，去了複字，便單稱木，豈非其苗裔乎！」他日又問木應之的丈人待制洪邁道：「木待問是卿婿否？」洪邁道：「是臣之婿。」孝宗道：「卿婿以明經擢高第，而不知祖姓所出，卿宜勸之讀書。」洪邁再拜而出，歎道：「聖主萬歲，廣覽如此，士人豈可不研博古今耶？」那時又有一人姓王名過，是西蜀人，宰相薦他有才，上殿之時，孝宗忽然問道：「李融字若川，此是何謂？」王過答道：「天地之氣，融而為川，結而為山。李融之字『若川』，如元結之字『次山』也。」天顏大喜，即除翰林院編修。所以對答之時，亦有難處。

一日，孝宗駕幸天竺進香，先到靈隱寺盤桓遊覽。那時靈隱寺有個和尚，法名淨輝，是個得道之僧，隨著孝宗皇帝行走。孝宗走到飛來峰，問道：「既是飛來，如何不飛去？」淨輝答道：「一動不如一靜。」又看觀音手持數珠，問道：「觀音手持數珠何用？」淨輝道：「念觀音菩薩。」問：「自念則甚？」淨輝道：「求人不如求己。」孝宗大喜，敕賜衣紫以榮其身。淨輝謝恩而退。遂到於天竺山，合寺僧眾鳴鐘播鼓，排班迎接聖駕。孝宗登殿焚香，參禮觀音聖像。住持獻茶已畢，孝宗就取御匣筆硯，作一首贊道：

猗與大士，本自圓通。示言有說，為世之宗。

明環無二，等觀以熙。隨感即應，妙不可思。

贊完，四下隨喜，見壁上甄龍友那首贊，甚是稱歎，筆墨還新。問住持道：「這是誰人所作？」住持跪奏道：「前日一士人來寺中參禮，題詩壁上而去，不知是甚姓名。」孝宗道：「可細細訪問此人來奏。」吩咐已畢，仍舊擺列法駕而去。當日住持四下訪問明白，奏聞皇帝，皇帝便有用他之意。當下一個侍臣稟道：「這甄龍友，外邊人都稱為『永嘉狂生』，用之恐以敗俗。」孝宗道：「朕自識拔，卿等勿阻也。」即刻命駕上宮四處抓尋進見。這甄龍友驟聞聖旨召對，進得朝門，不覺心頭突突地跳個不住，進到金鑾寶殿，正是：

金殿當頭紫閣重，仙人掌上玉芙蓉。

太平天子朝元日，五色雲中駕六龍。

那甄龍友來到金鑾寶殿，拜舞已畢，俯伏在地，心頭只管跳個不住，但見香煙繚繞之處，九重天子開金口、吐玉音道：「觀音贊是卿作否？」甄龍友道：「是臣一時所作，不意上蒙御覽。」孝宗又道：「卿名龍友，何義云然？」甄龍友日常裡問一答十、問十答百之口，滾滾而來，不知此時怎麼就像吳與弼被蠅鉤螫著一般，竟如箭穿雁嘴、鉤搭魚腮，頭疼眼悶，紫脹了面皮，一句也答不出。孝宗見他不言不語，只得又說一句道：「卿名龍友，定有取義，可為奏來。」甄龍友一發像啞子一樣，心中繚亂，七上八落，摸不出一句話頭。孝宗連問二次，並不見答應。兩旁近侍官一齊接應催促，甄龍友在地下愈覺慌張，滿身戰慄，汗出如雨。孝宗見一句答不出，龍顏不悅，就命近侍官扶出朝門。剛剛的扶出朝門，甄龍友頭也不疼了，眼也不昏了，面也不脹了，心也不繚亂了，口也不啞了，身也不戰了，汗也不出了，便懊惱道：「陛下為堯、舜之君，故臣得與夔、龍為友。這一句有甚難答處？直恁地應不出。」把腳跌個不住道：「遭逢聖主，一言莫展，吾其羞死矣。」看官，你道好笑也不好笑。甄龍友若是個泥塞筆管、一竅不通之人，這也無怪其然。異常聰明伶俐之人，到此頓成癡像懵懂，豈不是鬼神所使、命分所招？有詩為證：

天上碧桃和露種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

芙蓉生在秋江上，不向東風怨未開。

話說甄龍友出朝之後，好生不樂。宇文價方信呆道僧之言不謬，遂安慰道：「再待十年後，定有遇合。」龍友道：「功名亦自小事，但我自負才名，遭逢聖主，正是披肝瀝膽之時，還要敷陳時事，對揚天子休命，上報九重知己，展我生平之志。今一言抵對不來，難道好像府縣考童生再續一名不成？吾更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！」遂立誓不回，終日在於西湖之上，縱酒落魄。那些西湖上的朋友一味輕薄，見甄龍友是個召對見棄之人，一發不瞅不睬，連「永嘉狂生」四字也不敢奉承了。獨宇文價待他始終如一，並無失禮。妻子聞知這個信息，好生淒慘，然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。

甄龍友每到大比之年，也不過做個應名故事。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捻指之間，已是十二年光景。那時甄龍友年登四十餘歲，卻好是淳熙八年正月元旦。孝宗率領皇后、皇太子、太子妃到德壽宮，行朝賀之禮。這年是太上皇七十五歲，孝宗進黃金酒器二千兩、銀三萬兩、會子十萬貫。太上皇道：「宮中無用錢處，不消得這若干。」再三奏請，止受三分之一。太上皇命至萼綠華堂看梅飲酒。忽然飄下一天大雪，正是臘前，太上皇大喜，對孝宗道：「今年正欠些雪，可謂及時，但恐長安有貧者。」孝宗急忙奏道：「已差有司官比去歲倍數支散。」太上皇亦叫提舉官在本宮支犒宮會，照朝廷之數。遂命近侍進酒酣歌，宮裡上壽。那時宇文價亦隨在宮內，太上皇命百官次日各進雪詞。宇文價欽承聖諭，遂命甄龍友代賦一首詞兒道：

紫皇高宴仙台，雙成戲擊瓊苞碎。何人為把銀河水剪，甲兵都洗。玉樣乾坤，八荒同色，

了無塵翳。喜冰消太液，暖融（支鳥）鵲，端門曉班初退。聖主憂民深意，轉鴻鈞滿天和氣。

太平有象，三宮二聖，萬年千歲。雙玉杯深，五雲樓迴，不妨頻醉。看來不是飛花，片片是

豐年瑞。

次日，孝宗又到德壽宮謝酒，宇文價將著這首詞獻上。太上皇並孝宗看了，都大悅道：「卿這詞甚做得好。」宇文價奏道：「此詞非臣所作，是永嘉甄龍友所作。」孝宗記得十年前事，便道：「甄龍友甚是有才，朕前度因天竺觀音贊做得好，面召彼來問他取名之義，他卻再不能對。」宇文價奏道：「天威咫尺，甄龍友係草茅賤士，未睹天顏，所以一時難對。彼出朝門，便對道：『陛下為堯、舜之君，故臣得與夔、龍為友。』」太上與孝宗都龍顏大悅道：「畢竟是有才之人，可惜淪落許久。」即授翰林院編修之職。甄龍友從窮愁寂寞之中，忽然天上掉下一頂紗帽來，感恩不盡。因知呆道僧兩重帝星之言，一一無差，始信富貴功名，就如春蘭秋菊，各有時度，不可矯強，真「遲遲黃金失色，時來頑鐵生光」也。甄龍友一牀錦被遮蓋，那時西湖上的人又一齊都稱贊他是個才子了，都來呵痒捧屁，極其奉承。世上人以成敗論英雄，往往如此。從此天恩隆重，年升月轉，不上十年，直做到禮部尚書，夫榮妻貴而終。宇文價亦可謂知人能薦士矣。有詩為證：

命好方為貴，無才不是貧。

試看居官者，幾個有才人。